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叁卷

萬曆叁拾壹年伍月叁拾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國用匱乏有繇

聖明轉移甚易敬陳盈虛之故以備

採擇以保治安事竊照太倉如洗九邊待哺該臣

屢疏具

題業蒙

聖心朗鑒但挪移非可繼之術講求無善後之方
臣蒿目嘔心撫今追昔均此一天下也昔何以
足今何以窮撥厥所由有自來矣此其安危關
宗社旋轉在
聖明臣若隱忍不言聽其禍亂自至是臣溺職之
罪小誤
國之罪大不但為
皇上之罪人竊恐天下後世將唾罵之蓋

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草曰農桑曰鹽砂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者為關課稅契贖鍰香商魚茶屯折富户等項為雜課內除徑解邊腹外大約叁百柒拾餘萬兩此外則開納撙省軍興搜括等銀為非時額外之課大約伍拾陸萬不等合此肆項方足肆百餘萬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

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東之香商等稅壹萬伍千伍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叁萬肆千捌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之稅契銀陸萬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貳萬陸千柒百餘兩改歸內使兩臣部之雜課失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銀錢暫免箠楚有司不得不以現完之正稅量為挪移為上官者亦量其愛民萬不得已

之衷而曲為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拖欠壹
百玖拾玖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
司每年分割去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
超單捌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原額關課叁
拾叁萬伍千餘兩貳拾伍年新增銀捌萬貳千
兩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貳拾陸萬
貳千餘兩而臣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
李敬開授指揮而臣部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

興樽省等銀每年柒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
請兩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
拾捌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叁拾捌萬柒千
陸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
袍價借過本部銀叁拾叁萬捌千陸百餘兩陝西
羊絨協濟自貳拾叁年起至叁拾年止共用銀
一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陝西濟邊

銀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於太倉補發過銀壹拾伍萬兩雲南自二十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舉司觧京庫銀共伍拾柒萬兩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其多矣

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権以中官天下錢糧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為挪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徵則勢難再急譬如縛手而求持絮足而求走也抑已難矣而年來征

哱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征倭之費用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宮典禮之費用過銀叁百陸拾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銀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況今日乎老庫將窮京糧告竭大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譟徐潁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

匱竭如今日之窮者
皇上聰明絕世事事周知試察臣茲所條有一字
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別可措手否
夫頻歛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其數甚
明
皇上試穆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敢望第行
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
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

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
變是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朘削侵漁民害已極支撐
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
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與言及此
肝腸俱裂涕泗如傾臣不能復言矣伏望
皇上垂神省鑒焉
職按此疏具國家每歲財賦之入數與歷年

征討典禮諸出數一千六百捌拾萬犁然可數猶是十六年前事而公私之積已可痛哀如此況今蜀楚雲貴不復征輸而遼左用兵以來其費有十倍於曩時者僅取足於

內帑一綫則皆

皇祖所受無數規切比之漢桓靈唐德宗而含忍不止者竟盡之於一擲不亦可慨哉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鳳陽廵撫李鋕一本為東南民力已竭懇乞

聖明審義利計安危亟罷廸稅內使之差以全國

體以杜亂萌事臣近遘攣踠之疾吟呻床褥間

忽接得邸報該羽林左衛中所百户馬承恩一

本為請復舊稅理財最宜以助大工以裨

國計事奏

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稅衙門令

被勢豪奸商佚挽隱昧着差

內府供用庫庫官監祿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

彼處撫按等官照舊徵收稅科銀兩觧進以濟

國用寫

勅與該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聞得監祿條陳款目

臣仰屋竊嘆病懷知不可起顧犬馬愛主一息

尚存願布腹心

陛下奉天子民豈不欲與二帝三王娩美群臣百

姓孰不知
陛下為不世出之主哉獨以富國一念之差遂
使嗜利小人百計媚惑以
清明盛世輙為叔代之舉動譬之青天白日之下
霾霧紛馳海內人心皇皇思亂臣竊憂之夫儀
真當南北孔道商賈駢集歲加稅銀六萬兩一
時聽之似若無害不知儀真稍進即為揚州
之鈔關又稍進即為淮安之板閘為清江浦之

戶工二廠近以二三百里之間星羅棋稅已非古者關市不征之義矣先是督撫諸臣因河工軍餉地方不得已之需亦嘗請增儀真縣等關稅歲僅盈萬淮楊各關廠以南北四部臣董其事通計歲額共不過六七萬商民已唧唧稱不便今以儀真等處驀加至六萬而群小淵私橐者必且倍之吽囂騷突人何以堪竊恐竭澤而漁將來商旅不行淮楊各關廠原稅失額此則

勢之必然者也暨祿何如皆原奏神奸為其主
文名為抽稅條陳欲將有司軍衛江河上下兵
民盡歸轄屬而操其甄別用舍之權種種悉包
藏其內此豈
祖訓所謂不許干預政事者乎繁纓細物孔子惜
之群小皆求給冠帶名色為官勢必乘輿馬奴
使軍民莫敢誰何是謀竊利又謀攬權謀濫名
器皆此所未有者且欲以權宜行事任彼之為

以好言阻撓箝人之口遠方聞之僉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一覽必洞燭其奸將併奏抽稅
報罷矣此盡為身謀毫無為國為民之勝不過
以六萬金媚
陛下遂敢悶爍若此倘不及今罷寢一假之權其
萬蠹地方可勝言哉況儀真切近
留都根本之地人心搖動變故不測中原理亂所
關

社稷安危所係實臣待罪地方者之責此臣所以
食不下咽而不敢以不告也大都以利言媚者
皆
陛下之跖蹻也以忠言進者皆
陛下之扁和也在彼則奸言一售類得假虎威而
恣狼噬在此則忠難取信或以阻撓罪之又或
以削籍因繫縲之宵人得志紛紛效尤四海之
內在在表其樂生之心害將立見有臣子所不

忍言者彼時雖寸斬若輩以謝天下亦噬臍無
及矣是徒使若輩射其利
陛下蒙其名而國家天下受其害不亦可寒心哉
臣竊謂
陛下憂軍興之不繼宜責之戶部憂大工之不肯
宜責之工部如謂若輩謀利勝於部臣則向來
所輸礦銀稅銀宜盡數分解戶工二部使天下
曉然知

陛下之心果為軍興果為大工猶可言也今積貯
雖多戶工二部曾不得分毫之用雖
聖慮深遠或別有見恐天下不能諒也長物滋累
臣於理鹽前疏已詳哉其言之矣如二帝三王
次之如漢唐以來之賢君與中主誰肯屑為私
藏
陛下聰明天縱遠覽古今歷觀前代聚私藏者為
何如主必有惕然深省不崇朝而悉罷者矣臣

拜巡撫之命以拊循為職巡按御史世稱代巡
以糾察為職是皆仰承
德
意飭吏治保民生而安疆場者也今乃令內使
會同撫按抽稅藉令臣等頭會箕斂厲民悞國
是謂不職阿意順
旨不能不以仁義陳於前是謂不忠不忠不
職之臣
陛下將焉用之臣生無他長惟一念孤忠必欲以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為君者望
陛下而不欲以桑弘羊呂惠卿之為臣者自待故
敢冒昧以請伏乞
聖明慎義利之大防燭安危之炯戒
亟罷抽稅內使之差并各省採礦採珠理鹽理店
者盡行罷回推責成戶工二部從長籌計會見
歡動八埏人人頌
陛下為有道之盛主而

宗社享靈長無窮之慶臣死且不朽若
聖意必不可回乞即將臣罷斥誓不敢言利以效
婦寺之忠又不敢束手以視地方之困誠恐上
負
聖主下負所學而貽不職不忠之譏於天下萬世
也
職按此疏留中李誌自解印歸當時大臣以
去就爭誌一人而已

神祖末年誌官刑部尚書御史大夫鑒其忠節也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一本礦店滋蔓市舶

徵稅

宗社隱憂關係甚重謹攄愚衷以祈

天聽萬一事昨接得錦衣衛千戶韋梦麒一本為

捐義報國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湖廣荆州府地方原有辛效忠店房

曾經藩府竊據抽稅後有張居正因己私意乃

爾革免且前項稅租今被本土豪棍侵費殊非
法紀便著原奏官民前去與彼處守備內官會
同撫按作速查明具奏不許徇私隱匿限與
他該部知道欽此又查得大寧前衛副千戶劉
三槐一本為恭獻已山瑞礦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進獻自置礦山忠義可嘉准差內承
運庫僉書御馬監右少監王相督率原奏官民
前去彼處會同撫按官等照例開採銀兩觧進

不許擾害地方寫勑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文
接得府軍右衛正千户陳保一本遵祖制設總
鎮等事奉
聖旨祖宗朝原設兩廣地方有總鎮并市舶司及
看守珠池内官至我世祖朝革回朕恭閱訓錄
已知但今國用典禮繁費不貲這所奏廣東方
物叢集稅課有裨急用且聞採珠池無遣内官
李敬路程窵遠難以兼督准著奏内官監太監

李鳳督率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協同
開採雷州等處所屬珠池兼市舶司徵稅銀兩
按季解進寫勅與他不許擾害地方該衙門知道
欽此又接得留守後衛百戶張宗仁一本為欽
陳末議請復舊課等事奉
聖旨這所奏浙江舊有市舶稅見今尚復徵收就
著奏內崇文門奉御劉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
會同彼處撫按等官照例徵收解進以濟國用

不許援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夫
於荊楚則
聖心之慎而守備之查併責撫按於粤於淅則
聖斷之決而礦市之役三遣中涓臣等即竭智畢
慮何伏有說而處於此然一腔赤血終不忍以
觀望負任使緘默亡隱憂者謹不避斧鑕陳款
悃惟
陛下聽馮夫荊州爲湖湘上遊而以水陸輻輳最

稱疲累茲辛效忠獻店一奏諸所稱榷稅與廢
之故誠難以口舌而爭然其地有抽分部臣括
算舟車歲益水衡錢鉅萬緡疇敢侵貴而商艘
鱗次一度九江則湖口之厰儼然在也徵稅累
徙無乃太苛況武漢等府起尺承天固
皇上湯沐之鄉萬世
聖子神孫所宜注念夫漢高過豐沛世世復其稅
皇祖承天之幸蠲民田租楚人至今思之

陛下動思法祖而陋漢高於下風者忽不為根本寘慮乎且採辦巨材浮江而下沿岸牽挽民已告勞而又接壤黔蜀安播二酋蠢蠢欲動偏橋之危已見告矣此正多事時也故臣等以為官民之查明宜寢之便即不然專責撫按是亦

陛下拊循三楚之渥恩也粵東提封延袤控帶群蠻而從化一隅礦脉依微礦徒悍戾以故營兵防守蓋其慎也往該縣猾豪賄囑奸弁一請銅

礦費用不售茲霞繪獻銀砂轉換可知且鄉導
連翩蠅營狗苟而其中如王方李蕭黃劉等攢
姓為名實繁有徒夫
九重尊嚴何物土民乃大不敬如是且其地椎剝
時有抱鼓累聞竊為嶺海凜凜有深憂矣故臣
等以為從化之聞採宜緩之使是亦
陛下燠庥五嶺之湛恩也乃陳保之疏猶可駭愕
夫以

聖明在宥而設總鎮撫訪察種種皆中棄秕政乃

悍然倡議視

陛下為何如主幸

皇上羹墻

皇祖顧諟

訓錄斥而不報然珠池之協採市舶之復徵寔煩

欽遣將無階之厲乎夫雷廉相望珠池非遙而中

使縱橫則一柄兩持寧無掣肘之虞九郡驛遞

悉仰榷稅而船司督責則剜肉啗朘寧無竭澤之慮夫以彼炎徼瘴鄉諸使即不自愛其生而車轍馬跡結軼于道能堪此幾番騷屑哉故即驛傳一節而其他糜費可知矣故臣等以為珠池之役仍專於李敬而市船可罷也至張宗仁之奏尤屬無謂夫以浙省兩稅重困水旱嗷嗷前撫按請蠲請緩不啻出湯火而就之袵席甚為幸乃定海土民金東忠等沾沾市船便文自

營遂為兩浙一大蠹夫北新一關部臣御
命已肩徵稅之額而舊課一從船司馬政則將置
部於何地而諸稅之徵果為公為私第在直指
使一勘問耳夫關採之苦兩浙赤子方延頸待
命而船司頻從商民何堪故臣等以為浙省財賦
之疲累人心已搖而市船可罷也
陛下累咈之夫豈不仰本擾害地方之誠深思
國用典禮之煩然縱觀寰宇奉

綸音大都紹瑞之遣多於撫按之璽書武弁之請
多於封駁之露章私人之囊橐多於
内帑之鮮納民隸之怨嗟多於諂臣之謳頌而礦
店不已漸及市舶市舶不已漸及鎮守如火之
炎如水之潰不致燎原滔天不止者夫諸弁不
鑒於王守仁王錦襲之覆車而艷鄭一麒馮承
恩之原賄臣等豈不知
陛下凜凜三尺毫不可貸而顧今釁萌漸起兇蜂

難避譬如人之髮膚以及肢體靡不受病而望
色卻走寧待倉扁乎夫臣等唇口幾敝何敢復
言然又終不敢不言而不忍不言者要亦以
宗社安危關係非淺總之不負此官以不忍負
陛下也伏乞
陛下留神覽察亟加裁抑停諸使之遣正陳保等
之罪仍乞
嚴旨不許再請鎮守如議立丞相之條則天下萬

世仰見
聖上明日月而威雷霆而
聖壽與天地同休矣
職按是時包見捷數進讜言未幾降為典史
皇祖末年以起家官江西巡撫
先帝嗣位晉吏部侍郎逮事
皇上方展其用而卒於官足稱三朝完節之臣云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

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一本為循職披衷懇乞

聖明深惟民艱亟除

國妬以慰群望以光大業事邇自礦市蝟起群小若狂諸章奏之貯臣科奚啻盈篋然大要諸弁曰礦市可開臣曰可勿開諸弁曰中使可遣臣曰可勿遣每一執奏泣泗交流頃後各部院寺坊局臺省諸臣聯

疏以請萬一
聖心之憬悟而懼竊不報也乃亡賴之輩紛紛藉
藉愈無忌悍而旬日閒巴蜀關陝河南江西山
西江南之
命使又陸續下矣
君德之隆汚生民之休戚
社稷之安危于此最為緊切臣寧忍默而已乎夫
礦市之財賄於億兆之命脈孰重群小之慾訣

與士大夫之獻替執忠以
陛下之英明燭幽照隱其察于此非難也乃此輩
之細人因緣為奸巧偵陰援今日獻瑞礦明日
獻奇品是以貨殖嘗
聖心者而
陛下若不察之此稱傾葵曝彼稱效狗馬是以滑
稽溷
聖聽者而

陛下若不之察朔而請節制夕而恭阻撓是以威
福竊
聖斷者而
陛下又若不之察淩溢至今益不容已下方熖烈
上又從而胥之下方湯沸上又從而薪之馴至
心心有主喙喙爭鳴無地不礦無物不稅隨在
置莞隨處算緡甚如一蘇松等群也既無兼屬
之璽祿又有帶管之孫隆一臨清稅課也既併

征於陝增又復牿於馮堂夫一絲而衆緄之則棼一革而衆廓之則裂

皇上試察今日有一方得安靜有一民得樂業者否而如此舉動如此光景可謂治徵否夫往者臣不暇具論即今所奏川陝諸省蘇松四郡

皇上以為安危何如哉語民力則蜀之材陝之羊[illegible]松之袍服豫章之燒造中州之宗祿是三空四盡之厄也語邊隙則四川防番山陝防虜

蘇松防卑倭中州防礦盗是河決魚爛之虞也語天災時變則蜀陝江西山西苦旱蘇松常鎮苦潦河南並苦水旱是稚骨易子之憂也夫以赤子嗷嗷守臣盻盻所冀

陛下拊循其疾苦綢繆其憂患猶恐非早計而柰何徇一二宵人之口徒以開利之孔為長亂之

階臣竊為

陛下痛之臣等屢捧

陛下不許擾害地方之
旨寧不感嘆然使轍所經山岳猶震黃旗所指雞
犬靡寧況中官愛礦人亦愛其家中官好貨人
亦好其生而豺虎噬之刀錐尅之彼雖愚民必
有觸死蒙難而不暇顧者而一言不相應輒以
法繩其守令此甚非可令衆庶見也夫張彌天
守令繳竭澤之罟而姑昫昫漁販者無用擾漁
鳥也其誰信之且勢蔓難圖咸積有漸即頃者

苑監以
皇莊請裁而遠撥
先朝綸綍則
皇祖查莊田以歸民者王軏之疏豈皆弁髦無當
而致近輔閒之寒心又諸奸以總鎮諸職請復
而動稱
祖宗舊章則
皇祖撤內臣以回京者

訓錄之垂豈不星日並麗而致四方聞之竊齒
其他道路喧傳查盤查分手等議尤不忍道夫
平准鹽鐵之議興而漢業耗間架除栢之令布
而唐社移市易手實之法成而宋祚亂猶皆監
以心計之臣而非中璫輩其荼毒且若是烈也
況今且凜凜乎什伯三季矣臣等方望
陛
下以唐虞三代之鴻名而群小乃導以末葉之
瑕類此所以仰天椎膺而長太息者也臣等非

見粤礦之役
陛下併責於李敬山西稅
陛下注念於隨膺夫與其併中使也寧罷中使與
其畏膺也寧畏小民
皇上清燕之暇盍一繹臣言乎臣言即不足聽而
閣部諸臣之言可悉置之高閣乎夫杞人憂天
之墜以將覆已嫠婦不恤其緯而恤宗周夫匹
夫匹婦猶然而臣等兢兢職掌豈其憂治危明

之衷顧在杞婺下哉臣舌尚存臣心不死臣言
有盡臣憂無窮伏惟
陛下憐察
職按此疏入未幾臨清稅使馬堂幾為百姓
所殺不可勝誅
朝廷之盛衰矣科臣之語若為左券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戶科給事中包見捷一本為遼鎮阽危礦市為患必裂伏祈

聖裁亟寢成命以彌遼釁事臣竊謂今日事勢不宜論利害宜論安危之所關其大者莫如礦市而其最大者尤莫如遼東之礦市先是群小比周流毒寓內業闇垂涎遼鎮久矣臣私度

陛下注神疆埸比來

宵旰數載救援屬國期滅倭而後朝食政以藩
籬是庇豈其一旦昇氛廓清而遂以外寧忘內
憂必不其然昨忠義衛官閻大經果有遼東等
處礦市之謀業奉
欽依中使高淮戒行李有日矣臣欲言乎則以一
葦而障洪濤固有所不能欲勿言乎則以秦越
而視肥瘠尤有所不忍謹直以遼左孤危之狀
陳於

陛
下之前夫遼三面逼虜蹂躪難支而加以倭奴
發難士馬罷露死傷殆盡茲一開採榷供億如
山往來如織將必有黠者思逃弱者立斃耳萬
一胡馬鳴鏑而羽書中斷亦不可知矣是滋置
鄣之擾一可慮塞外吏卒本非孝子以罪徙邊
而室居田作每虜入輙收保重去其鄉今一開
礦稅之後知必推骨敲髓苦不聊生夫南交以
馬騏激變可為明鑒是携邊民之心二可慮士

卒乘埤候出萬有一生之計以捍疆圉而一旦
鑿山列肆則虜夷懷鳥獸性將飲馬控弦而爭
又必防礦防稅彼且以為上實介我重財賄而
輕民命是挫戰守之氣三可慮關以外原假使
宜而中使所徑千里沙漠居積行衛炙手薰天
逐撫臣逐守令遠恭將歷歷可覩彼孰不望風
解體即一旦緩急誰與領此是掣將吏之肘四
可慮開原市易往往以贏積子錢而佐經費然

猶仰給於預借例銀必欲銖拈寸削則屬夷以為非香火之情不露辦相向即掉臂以去且有折入于虜者夫前日邊師之殲寧不寒心是開夷醜之隙五可慮朝鮮八道之奄奄阨羸彼業已御命往執不弭耳伏喙而况箕封恭順唯謹則彼為魚肉此為刀俎又益一倭也是增屬藩之怨六可慮邊關奸闌出入禁甚厲而冠帶名目動稱

欽遣侯吏莫敢閒倘有桀馬而欲為中行之說者乎則軍情漏而虜諜張是弛譏關之法也七可慮東征之師撤還伊邇即不悲傷抑歌饑渴亦已矣而卒而與礦市值則鳴劍慷慨何堪苛索夫河津之續幾續石門而胡遂謂晏然無事也是激兵噪之端八可慮夫遼東為

神京左臂種種難危而何物奸并輒擱默請礦市為禍首是猶輒治瓩者曷不為醇醪之滋也治

癰者曰局不為鍼砭之投也此其結逆豈在王
官林章下
陛下不懲以三尺而併罷開採徵稅之令則遼左
事必不可為然豈為遼左而國步隨之矣天諸
奸參伍如鼯鼠晝嘯鵂鶹宵號自謂快意事臣
非以一言勝之也普天率土跼高蹐厚而臣又
非為一遼鎮惜也伏願
陛下保遼鎮之心而推于諸鎮則沿邊沿海之礦

市胡可易停尤願
陛下以管邊鎮之心而推于郊甸則客雲蘆溝之
徵祖胡可勿請尤願
陛下以仁伏天下之心而伏匹夫則如淮上市井
之訟中貴得以預刑名而當防其漸尤願
陛下以子惠元元之心而裕左藏則如召買
請討之頗撙節足以崇
聖德而宜杜其微此皆臣等職掌所關而不容不

嘵嘵以併及之也臣情迫氣咽一字一淚情願

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籲天待

命之至

職按包見提力諫稅使一月三疏相續不絕

古之半歲八百疏者等矣而謂遼左之稅尤

不可開是灼知遼情者遼亡而後知之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山西巡撫魏允貞一本懇乞亟停開礦之役以

光

聖德以安民生以重邊防事臣近接邸報見府軍

等衛千户等官仲春等以大功方興建議開礦

始自河南漸於北直今且議及山西矣山西臣

屬也不敢不為

皇上預言之矣夫開礦利害諸臣之言詳矣大約

武臣謂其有利部臣科臣謂其無利而有害利
少而害多
陛下從其開者而不從其不開者豈以大臣言官
皆不達
國計獨此武弁數員言可信耶臣愚不知開礦利
害竊謂礦非自非日有從天地開闢以來即有
不聞古
聖帝明王曾開亦不聞古碩輔良臣曾請開果有

之經傳何不一見臣幼讀大學其言曰生財有
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大旨在務本節用不聞其以開礦
為利也而繼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小人之使為
國
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嗟嗟此
言利之臣不可用也臣又聞人之稱堯舜者曰
投珠於淵抵璧於山人之稱成湯者曰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財非獨帝王有之也王孫圉之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為寶惟有觀射又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朝夕獻善於寡君此楚國之寶也非獨楚書有之也齊威王之對梁惠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弦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聆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吏黔夫者

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比四臣者將照萬里豈特十二乘哉夫古之所寶者常在善人不在珠玉則

陛下之當寶可知也

陛下神聖群臣即無能佐下風然頻年以來所貶而在遠者不計矣所棄而在野者不計矣臣不敢謂其人皆忠臣善士也而亦豈無抱龍比之

丹心建王魏之讜言裕董賈之學術秉鄭崇之清德張釋之守法者在其內乎百而有十則所遺者十矣十而有一則所遺者一也一忠臣黃金盈千可抵乎一義士白金盈萬可抵乎
陛下將咸三登五以堯舜成湯為法而諸臣為
陛下計乃出王孫圉齊威王之下且
陛下亦安用關礦為也夫庶人有家者衍食則食不得則餒得衣則衣不得則凍其孳孳而謀之

者未足異也卿大夫有官者則衣食於官無官
則衣食於家即官終其身而未必及其子即蔭
及其子而未必及其孫其或不自好孽孽而謀
之未甚足異也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玉食萬方筐篚萬
國天下帑藏皆
陛下之帑藏天下財賦皆
陛下之財賦白米織疋之千倉萬廂則取諸吳越

羊羢則取諸秦潞紬則取諸山西太倉為庫太
僕為廐光祿為廚何求不得何欲不遂由今而
千斯年萬斯年
陛下之子子孫孫當源源也而何用以開礦為利
乎即大工肇興起而戶兵工三部自足給之其
有不敷四方且開例矣百官且捐俸矣必無借
於礦矣又況今和氣未臻歲凶多咎中州之水
未已而蝗蝻之關中之虜禍未已而旱蝻之山

西連年兩三關則脥裡旱秋未成則夏苗枯矣
天鼓時鳴地震不已流星示異虜儆日至其小
民之嗜利而不憚為惡若天性然今所言開礦
者皆利臣也無有廉節遠識所用以開礦者皆
礦徒也習於作奸亡命以如是之臣率如是之
民安保無事於異日萬一
虜報忩於關中山
西之永寧州汾州府河津縣隰州蒲州近河去
處皆可慮也況內地素少兵馬當此時臣將西

禦虜乎東防礦乎且地之産有限民之欲無窮
計開礦近不過終年止耳遠不過二三年止耳
彼時差官已去礦徒猶在散之何所給之何食
此輩豈能歸故里事農桑者臣愚不知所終矣
伏望
陛下慨然沛下明詔將以前倡議之人置諸
法而即時停其役使百官萬民稱不殖貨利者古
則成湯今則

陛下稱投珠抵璧者古則堯舜今則
陛下如是而有正賦不供常用不足以貽
陛下憂者臣不信矣如必以開礦為足國裕民大
計請今年先開一方以驗其利之有無多寡何
如果其有利利多然後盡開縣河南而北直隸
而山東山西未晚也如已有
明旨必不可回請姑留山西一省待河南北直隸
山東開後計其所獲臣願以二十四二十五兩

年所積餘贖民積市銀本銀不用修邊修墩修堡修城一以抵礦銀之數是亦一策倘
陛下以諸武臣之言必不可信以臣愚闇書生不知大利則乞罷臣歸里另差有心善變通者使撫山西以便與閹人武弁言利之臣共事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臣按歷代理財之事無及礦場者當稱大禹任土作貢惟金三品而宋臣劉彤有曰古費

多而有餘今用小而不足者以古取山澤而

今取之貧人也豈即礦頪乎故以疏請先開

一方以試之蓋開礦不過一二月即止耳

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二十九日
戶科署科事給事中程紹一本仝實寄頓無憑
親藩情義當重懇祈
聖明專撫按之責罷內臣之遣以安諸藩以敦懿
親事臣辦事該科看詳章奏見留守衛滄所掌
印百戶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襲王錦襲
奏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
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
帶領原奏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撫按官令長
史司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不許徇私欺罔
戶部知道欽此王嗣之世裔屢爭不明寄頓之
家財年遠無據見於該部之題覆者詳矣臣竊
謂查勘可以已矣第不一行查勘不惟王守仁
之遺援不休此先王之心事不白即
聖明一念必不肯既動而中止惟是選差內官揆

之事體有不便者四敢冒昧為
皇上陳之夫楚王
陛下之懿親也生長深宮不諳世故非有涵養之
素鎮定之識也一旦聞內官之遣詰以數百萬
金寶之下落其驚悸憂惶不知宜何如以為情
者倘寄頓非真追逼無素自分無稅駕之所甘
心於不忍言之事播之外夷載之青史其為神
明之累不小此事之不便者一也內臣之遣在

陛下原無成心第恐四方聞之以為
朝廷重揭奏而輕
宗藩不逞之徒乘機傾危投獻財產者且接踵焉
示離間之端開告揭之門從此眾藩王日夜憂
疑如坐芒刺萬一忠
君之心不勝慮禍之心則變且不測漢室七國之
覆轍可為殷鑒此事之不便者二也宫以內名
原以備內廷之役廷以外一毫不得預干

祖訓森嚴昭如日星慮至遠矣查勘
藩王重命也乃以
陛下使令之役將之傳之遠通藝人聽聞豈所以
重
王綸而遵
祖制乎此事之不便者三也至內官之中非敢謂
盡無賢者第膏粱私便天性固然非有詩書禮
義之傳習憂盛危明之長慮也今差遣既閑借

口為例嗣后重大之命如監軍鎮守之類亦將
以若輩忝其間乎其不誤
國家事者幾希矣此事之不便者四也見今湖廣
撫臣李得陽按臣趙文炳夙著風猷重惜名節
皆以赤心報
國自許其公正必不出內臣下也況重以
明旨嚴切必且矢諸天日徇私罔
上萬萬必無臣敢以百口保之則差內官似不若

專責撫按為便伏乞
勅下各部大臣從公會議始果臣言不謬請專責
該省撫按官查勘的確據實回奏其差內官一
事萬望收回
成命特賜罷免以安
楚府之心以釋衆藩之疑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職按此時王守仁所奏虛實尚未可決故此

疏但論親親大體及湖廣撫按盡得守仁之
誣妄
聖心不無悔悟假王之事不復究竟或亦緣此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一本內豎招權漸不可長

乞

賜杜絕以肅政體事項者

陛下因武弁之言特下開礦之令中外四出所在繹騷安危之機未知所底臣等方切憂之不圖又有借陳礦務干政擅權內承運庫太監陳增魯坤者臣事關職掌義不容默謹昧死言之

國家稽古建官郡縣星列臨之以監司御之以督
撫察之以按臣撫按復
命然後精核其廉能與否而舉刺行焉監司有咨
訪之責而不敢侵其權撫按有舉劾之權而不
敢私以己是以是非不淆勸懲攸賴未聞內官
而可以冀此者今陳增之疏則曰一應事宜聽
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將承委文武職官會同
撫按分別以示勸懲魯坤之疏則曰各官既承

任使於臣宜有所轄是欲以撫按自處也是欲
立於監司之上也以事理揆之可乎不可乎從
古官官奉公者少自便者多且其所貪在貨賄
其所悅在趨承萬一不察而任之將來所舉者
必鷙悍滑稽巧為逢迎者也所刺者必剛方正
直拙于承順者也賢否倒置臧否混淆失人之
弊可勝道哉臣切為人才惜也郡縣之官職分
雖卑固

陛下之臣也今日之舉劾於內官必且磬折傴僂
降志辱身托縉紳之儔趍蹌於官監之前豈可
令衆庶見哉昔晋文公問勃鞮以得趙衰史冊
識之商鞅因景監以見孝公趙良為之寒心堂
堂
天朝柰何令刀踞之餘品題天下豪傑哉臣切為
國體惜也夫閹尹之害人國譬之毒藥猛獸然其
初豈逆料其至此極哉不過以其親近而昵之

以其趨媚而悦之以其小善小忠而信之及其
威福潛移權傾人主故曰涓不塞成江成河貴
定計于先也今奉使不已且欲攬權攬權不已
必至生事將來氣焰日張羽翼日衆社鼠城狐
去之不易誠恐王振復見于今江彬再起于後
而禍播生民毒流縉紳有不可言者矣臣切為
世道惜也昔
太
祖高皇帝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古時

此輩所治酒漿醯醢等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
令別無委任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
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則耳
目蔽矣若用以為腹心則腹心病矣馭之以道
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
驕則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矣大
哉
聖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龜鑑也正德中太監廖鏜奏保府縣官
員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鏜令廵
按官核實以聞當是時內臣至暴橫也乃舉刺
之典不肯輕畀如此傳之至今足為武廟第一
盛事
陛
下神明御宇太阿獨持貂璫俛首聽命間有弄
權生事如保如鯨率皆正法是以盛美播於八
極徽猷隆於千古今無故而假以舉刺之柄啟

其專恣之門以二百年未有之事付之一丁不
識之人書之史冊以
陛下為何如主臣切為盛治惜也凡臣所言皆人
所常言者
陛下神聖豈不及此無非慮曠務煩鉅諸司玩愒
故從所請未暇計其害耳臣愚以為撫按銜命
專一方自宜竭忠報
主此而不信誰復可信哉臣不勝激待

命之至

臣按陳增後來所至横行激變吳楚詔獄大
興為時政累倘此疏蚤見
採納則童牛之牿所禆良多矣故錄全文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福建道御史方大美一本重地水災異常窮民

顛連已甚懇乞

聖明加意軫恤破格蠲賑以救殘黎以消亂萌事

臣惟

留京控帶南北天下倚以為重而應安徽寧池大

等郡襟江肘海屏甸陪都又

聖祖興王上供取給之地洪武年間屢次

特
詔蠲租所謂子孫百世何可忘江左之民者也
初時水災有聞臣鄉寄疏
都
門者洶洶驚惧猶不虞其慘害至此未幾讀撫
臣疏揭痛切因已入深形容猶難曲盡近據鄉
人疊傳音耗乃知入夏五十餘日霪雨滂沱江
潮鼎沸千里為沼百城皆没平地高丈餘小民
逃生無路或問其父母妻孥則漂流不知聲息
或問其室廬丘墓則洗蕩不見影踪或問其隣

里親識則富者家皆立傾貧者罰掠因首矣言之梗舌聽之斷腸蓋緣六郡受上流川貴江廣諸水亦有泛漲靡不突安慶嚙池太寧團浸滛

金陵及廬鳳淮揚蘇松常鎮邊江亟害而無遺土者勢所必至至徽寧一帶深山之中蛟蟄藏伏遇雨發洪勢如倒峽石漂冲城徙鎮移而下至南陵宣城當塗與江湖相合洶濤澎湃頃刻滔天

國
初有胥河道漕此水半從東注成化間奏築高
淳縣廣通鎮壩堵截上游以障蘇浙等處故臣
鄉諸郡瀉水亦易洩水更緩況地窄人稠率於近
江傍湖低窪之處築圩成田水居火耕藉以為
命令一旦潰決崇墉之堤固蕩析而無餘即數
椽遺址直待霜枯江落始可摸索既不比高阜
之處晴乾數日即可整舊居以依棲又不如平
衍之鄉捱過一時猶得循故地而播種嗟嗟臣

鄉之民豈惟目前無居且漂析其累傳之世業

矣豈惟目前無且蕩廢其終身之恒產矣豈臣

聞言不覺涕淚沾襟政在草疏以達

天

聽偶有臣同鄉無為州見任虞衡司主事劉汝

臣原任上饒知縣朱萬春過臣寓墮淚言伊州

血屍徧河遺骸掛樹浮沉無數撈收不及至田

廬貲蓄無一獲存情景甚慘臣原籍桐城與無

為州接壤彼州如此則臣邑之殘傷更可知矣

寡獨老弱襁褓盡為狐狸魚鱉之食堪憐堪悲
即此梵梵遺孑毫無活計自分必死尚何事不
可為何亂不可倡耶往萬曆十六年大湖賊劉
汝國余夢星等一亡賴豎子耳國饑生亂騷動
數省幸旋殄滅猶費金錢以四十萬計此為左
募然則今日雖慮經費空匱而勢不得不議蠲
難撣
帑
藏給發而勢不得不議賑臣伏而思之蠲之條

有四而賑之條有二曰漕糧宜蠲也重災郡邑粒米不收即欲鬻妻賣子而家家懸磬更從何處得銀上雖不蠲下亦無輸必不得已改折而免耗科算則于折價可輕限年帶征則在目前得緩曰條鞭宜蠲也頻解各部者經歲尚可拖延而本處支費按月不勝鞭朴不得已防海諸需或宜覈數節省胥徒工食尚可隨便對支曰存留宜蠲也各項存草派剩原為多餘儲積之

計近充公費支銷捐之則州縣設處固難征之則荒民出辦尤苦與其剝下毋寧損上曰疊稅宜蠲也六郡上接湖口下抵儀真江程千里帆風順流計日可到今稅璫猶扼吭而奪食有司仍委官以把關三四擱截重役疊抽不惟非歉歲通商之政實利奸人劫擄之資與其橫征毋寧免稅曰目前無依之民宜賑也魚腹之余遺廬焉有鵠形之輩糠覈不繼此盡昔日孝順編

户詎可坐視其餓莩且迫為奸宄也則平糶放
粥不可不亟講矣曰來歲用力之民宜賑也洗
去之圩岸版築固難而斬新之工力接濟不易
藉今黄羸枵腹無以任荷揷之勞將使一變滄
海無復有舉趾之望則發粟給種不可不及時
矣然而議蠲則按臣勘之撫臣令之主計之臣
據實上
請我

皇上俞旨一下即造億萬生靈之命議賑則地方
所稱預備僅有郡縣贓罰倉粮而比來民習于
偷官窘于費有不待年荒而市井之猾比吏胥
以請貸乾没不還者矣有不待價值湧貴而經
收之役鑽官府以變賣抵充別用者矣入手難
索追還無幾遥指西江之斗水寧活懸肆之枯
魚計惟有
皇上速允撫臣之請留江津關口商稅并各府事

例撫按賍罰等銀設法補助
聖祖所加意恵養之遺黎使得永供賦税以報
皇上此所謂一舉而名實附者也若夫簡練沿江
防守之卒以靖萑苻糾懲佐貳訟牒之擾以綏
井里明責錢甲挨報之法以絕爭攘安插越境
逃徙之衆以杜釁孽申明上游遏糴之禁以平
價值崇奬好義施粟之門以倡賑代區處山澤
樵採之利以救饑饉嚴禁鄉閭華靡之俗以省

耗費凡此皆建議之常談實當今之急務而奉
行則在郡邑綱紀則在撫按同舟共濟上下計
無餘力至加意灾地同符
皇祖撥此數百萬陷溺之民無使盡填溝壑是在
皇上一軫念間耳夫
留都諸郡臣之梓里實
皇上之豐鎬也臣于情不忍不為梓里請
命于臣尤不敢不為根本之地計久長伏乞

俯賜採擇

勅下該部院酌議施行臣愚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

臣按

神廟時宮臣趙用賢請更常州役法有

旨切責以在籍官員不得為鄉里陳乞而此疏自

稱為梓里拯荒雖不得請仍荷

優容蓋

神祖於荒政特注念云